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十五回 戰寒江老樊洪敗陣 奉師命樊梨花下出

丑姑娘在兩軍陣前打敗了蘇金蓮，她向薛丁山提出了一個要求。薛丁山正要下問，又聽得馬蹄聲響。薛丁山抬頭一看，原來是魯國公程咬金。老程為薛丁山觀敵瞭陣，見丁山被太陽神鷹叨得落荒而逃，放心不下，隨後趕來。因他年紀大了，又得問路，所以耽誤了時間。老程一邊擦汗一邊說道：「丁山哪，那個番邦女將哪裡去了？」，「老爺爺，你來得正好，那位敵將被這位恩人戰敗了。」老程一聽，趕緊過來跟丑姑娘見禮，一照面把老程嚇了一跳：這是男是女呀？怎麼這個模樣！丑丫頭倒先開口了：「老頭兒，你是誰呀？」，「呵呵，我是大唐朝魯國公程咬金哪！」，「哈哈，真是太好了，看來我這事有希望了。」老程就問：「姑娘，你叫什麼名字，哪裡人氏，有什麼事情？」，「哎呀，老人家，這事說起來話長啊。」丑姑娘就把她的來意說了一遍。原來這個丑丫頭姓陳，名叫金定，她爹是花刀將陳忠，祖籍乃中原人氏。陳忠的父親陳明，原是隋朝戰將，官拜泗水關總兵之職。只因隋朝末年楊廣亂政，屠殺忠良，陳明遭人陷害，被楊廣屈殺，陳忠聞訊後連夜潛逃，來到西涼地界。由於他有滿身武藝，對隋朝又不滿，深得哈密國國王的信任，委為界牌關總兵。他曾率兵先後與隋兵和唐兵作戰。貞觀後他見大唐日益強盛，有心回歸中原，又怕唐朝不納，鬱鬱不樂，辭掉了界牌關總兵，在家賦閒。陳忠只有這麼一個女兒陳金定，雖傻裡傻氣，也長得醜陋，但有一把子力氣，慣使兩柄大錘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當她知道老家是中原人後，整天跟她爹吵吵要回中原。近來聽說唐兵與西涼打仗，她又要到兩軍陣去，被她爹攔住了，陳金定滿心不快。今天她以打獵為名，還是想到鎖陽關去，沒想到在這裡遇上了薛丁山和程咬金。

陳金定把情況講說一遍，薛丁山、程咬金俱大喜。老程拍著大肚子說：「姑娘，你做得對，中原人就該回歸中原，我老頭子保證唐營都歡迎你，還叫你當戰將。」，「是嗎？那太好了，我們啥時候去呀？」，「我先去給皇上和軍師、大帥送個信兒，你呢，回去跟你爹商量商量，三天以內，你們到鎖陽關找我，怎麼樣？」，「行啊，就這麼辦吧。」兩下各自分手。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且說老程、丁山回到唐營，滿營眾將都圍了上來。他們先給皇上見了禮，又給元帥、軍師見禮，交上令箭。皇上問道：「薛丁山，兩軍陣前你戰馬受驚，落荒而逃，後來怎麼樣了？」，「啟奏萬歲，是這麼回事。」薛丁山就把開兵見仗直到陳金定願意投唐的事講了一遍。老程說：「萬歲，您是沒見，陳金定可是一員猛將，對我們太有用處了。」皇上、元帥俱歡喜，準備迎接陳氏父女不提。

軍師徐懋功同皇上、大帥商議：「軍營之中，男女多有不便。趁現在休整，我們何不先給丁山完婚，然後進兵！」皇上點頭答應。薛仁貴說道：「軍務匆忙，戰事變幻，哪能顧到這些，班師以後再叫他們完婚不遲。」徐軍師說：「元帥，這事你也不要強了，你問問二位夫人的意見如何，她們要辦就辦。」薛仁貴銀二位夫人一說，二位夫人都很樂意，薛仁貴這才贊同。皇上傳出口旨，讓丁山、仙童完婚。滿營之內擺筵慶賀。上至皇上，下到士兵，無不歡呼，猜拳行令，熱鬧非凡。

這一日營內正在飲宴，有人進大帳報導：「報大帥，城外來了一隊人馬，拉著大車，裝載箱籠，自稱是陳忠、陳金定，求見大帥。」薛仁貴一聽，知道是陳氏父女來了，也滿心歡喜，讓他們進城，薛元帥親自到帳外迎接，對陳氏父女歸唐表示歡迎。陳忠父女與眾將也一見禮。後來又給皇上見禮，李世民贊許幾句，就叫陳忠、陳金定隨元帥帳前聽用。

幾天以後，徐軍師傳下令箭，大軍離開鎖陽，趕奔寒江關。寒江關是通奔西涼的咽喉要道，兩面是山，當間兒是山城，而且這座關既高大，又堅固，一人把關，萬夫莫開，占著有利地形。大軍走到半路已打聽明白，寒江關的大帥姓樊名洪，他有兩個兒子叫樊龍、樊虎。老樊家爺仁，武藝都很高強，故此哈密國的國王命他們鎮守寒江關。李世民等已心中有數，離寒江關十里安營下寨。當兵的飽餐戰飯，聽候命令。

第二天，元帥薛仁貴升坐大帳，滿營眾將盪明甲亮，列立兩廂。薛仁貴說：「前面就是寒江關，哪一位將軍願意討令開兵見仗？」言還未盡，在旁邊閃出了羅章、秦英。兩個人來到帥案前躬身施禮：「元帥，末將不才，願討令出城。」羅章在父親死後，曾扶柩送回京城，辦完了父親的喪事，便馬上趕回前敵，因為他知道兩軍陣前正在用人之時，所以打寒江關他就趕上了。羅章心想：我父死得那麼慘，這仗我是非打不可，只有親手殺掉幾個賊人，才能出我胸中的惡氣，因此他自告奮勇，前來討令。薛大帥知道他的心情，點頭答應，讓羅章為主，秦英為副，前去交戰。並且告訴他們要格外小心。「遵令。」兩位小將軍接令在手，在轅門外飛身上馬，點炮三聲，殺出營外。

時間不大，來到寒江城外。羅章把大槍一舉，代替軍令，軍兵們二龍出水式把陣勢擺開，羅章立馬橫槍，討敵罵陣。

約有頓飯之時，就聽見寒江關也是炮響三聲，緊跟著關門大開，吱呀呀放下吊橋，哈密國的軍隊出現在關前。人家擺的是方陣，飛龍旗飛虎旗飛彪旗飛豹旗，大小戰旗迎風飄擺，分列左右，正中間撞出三匹戰馬。羅章、秦英定睛瞧看，馬鞍轎上坐著一老二少，這兩個年輕的一個白臉，一個黑臉，可以說是黑白二將。他們頭頂鐵盔，身披銅甲，外邊有掩心鏡；左帶彎弓，右插狼牙箭，每人掌中一口大刀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兩員將壓住陣角。中間這員老將更是威風，頭上帶方翅黃金盔，體掛大葉黃金甲，外罩紫羅袍。胯下大青馬，掌中三停大砍刀，面如銀盆，花白鬚鬚散滿前胸，二目如燈。別看上了年紀，猶如猛虎一般。三匹馬站好了，為首這員老將把大刀一晃，高聲斷喝：「呔，唐將少要發威，本帥在此。」

羅章用槍一指：「呸，死到眼前尚且不知，你可知道小將軍的厲害？」

老頭兒問道：「你是誰？你是不是叫薛丁山？」

「錯了，我叫羅章，在大元帥薛仁貴帳下聽令，官拜將軍之職，這次請令出戰，就是要奪你的寒江關。老匹夫，你是誰？」，「哈哈，寒江關的大帥樊洪是也。這是我倆兒子樊龍、樊虎。小娃娃，你要能把老朽我給贏了，得寒江關易如反掌，要贏不了我，過寒江關勢比登天。」羅章一聽大怒，催馬搖槍直奔樊洪。樊洪還沒伸手，長子樊龍過來了：「爹，殺雞焉用宰牛刀，把這小娃娃交給我。」大公子馬往前提，雙手擺動大刀來戰羅章。

羅章一看樊龍出馬，也擺槍相迎。羅章的能耐也不小，別看年紀不大，槍法精通。兩個人一伸手，樊龍就顯出不行了，馬也笨，刀也拙，十幾個回合，被羅章手起一槍，「撲」的一聲正好紮在大腿上，把樊龍疼得「哎呀」一聲撥馬便跑，好不容易回歸本隊，鮮血直往外淌。「爹爹，兒大敗而歸。」，「無用的東西，趕緊找軍醫調治。」軍醫過來給作了包紮。

還沒等樊洪說話，樊虎催馬掄刀直奔羅章。羅章打了勝仗，精神抖擻，剛想過去接仗，秦英在後邊喊道：「哥哥，把這個人讓給我吧，咱哥倆一人一個，功勞別讓你一人獨領。」，「好嘞，兄弟你多加小心。」，「沒關係。」小秦英催馬搖槍大戰樊虎。十五六個回合，被秦英手起一槍，「撲」，正紮在樊虎的肩頭上，把樊虎疼得一齜牙，在馬上栽兩栽搖兩搖，撥馬敗回本隊。「爹爹，兒大敗而歸。」，「呸，沒用的東西，一對飯桶，快包紮傷口。」樊虎過去了。

老將樊洪雙腳點蹬，晃大刀直奔秦英。羅章、秦英贏樊龍、樊虎容易，跟老頭一伸手，兩人打不過一個。只見老頭兒鬚鬚飄擺，大刀舞動如飛，跟紡車輪相似。「嗚、嗚、嗚！」羅章、秦英累得滿頭大汗，不能取勝。

報事的撒腳如飛，回大營向元帥稟報，說二位小將軍一開始贏了，現在不能取勝。薛丁山在旁邊一聽，近前說道：「爹爹，兒願請令出戰。」，「丁山哪，你跟旁人可不一樣，旁人勝敗兵家之常，唯獨你，只許勝，不許敗，一定要將功補過。」，「兒遵令。」薛丁山接令在手，點兵三千，來到兩軍陣前。

到陣前一看，只見羅章、秦英盔歪甲斜，帶軟袍鬆，不是那員老將的對手。丁山吩咐一聲鳴金，讓他們回來。啞啞啞！「二位將軍請回。」羅章和秦英一聽，虛晃一招，撥馬跳出圈外，回歸本隊。一看是薛丁山，哥倆樂了，「哥哥，你來了。」，「我來了。」，「哥哥，這老頭兒可挺厲害，你要多加小心。」，「沒關係，你二人給我觀敵瞭陣。」，「是。」哥倆在門旗之一邊擦

汗，一邊觀看。

薛丁山雙腳一點飛虎韉，小肚子一碰馬的鐵過梁，判官頭，這匹馬鬃毛亂麥，一溜煙來到陣前跟樊洪見面。剛才一陣把樊洪也累得夠戰，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喘喘氣。他把臉上的汗擦了擦，端大刀定睛瞅着：哟，又來了一個年輕人，可比方才那倆強多了，頭頂天王盔，身掛太歲鎧，外罩珍珠袍，下穿登雲履，手端丈八獨龍槍，左有彎弓，右有雕翎箭，背後背著馳雲掃風鞭，馬前馬後百步威風。樊洪看罷暗自稱奇，用刀一指高聲斷喝：「呔，娃娃，你是何人？」薛丁山微微一笑：「老匹夫，我就是二路元帥、十寶大將、龍虎狀元薛丁山。」樊洪聞聽，不由得戰馬倒退幾步，又打量了半天，心中暗自贊歎：老子英雄兒好漢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這就是薛仁貴之子啊，那薛仁貴把臉都露足了，他兒子比他是有過之無不及呀！就這小伙子上哪找去？難得文武全才，人樣子長得出眾。我們是兩國的仇敵，要不是仇敵，我非跟薛丁山親近親近不可。這就叫做英雄愛好漢。

老頭子想罷多時，一陣大笑：「薛丁山，你那麼大的名望，鬧了半天胎毛未退，乳臭未乾，你還是個學生，就你這兩下能取得了我這寒江關嗎？老夫倒要領教領教。著刀！」欸！力劈華山就是一刀。薛丁山使了個海底撈月，用獨龍槍往上一架，「開！」把刀給崩出去了。緊跟著反手一槍，直刺樊洪的咽喉。樊洪在馬上一側身，把槍躲過去了，大刀一擺，攔腰鎖玉帶，奔薛丁山腰部便砍。薛丁山雙腳往前一登，身子往後一仰，使了個金剛貼板橋，這一刀就走空了。就這樣，一老一少在關前殺在一處。兩方的軍隊搖旗吶喊，各自為主將助威，把鼓都要敲破了。「殺呀！打呀！」，「咕嚕嚕！」打來打去，樊洪漸漸不支，薛丁山使了個迎門三不過，奔面門叭叭連著就是三槍。樊洪一著急，雙手舉刀往上招架，哪知道這是虛招，薛丁山的用意不在這上。就見他後把一抬，前把一按，哧溜，大槍往下一滑，奔他的腹部。樊洪一見不好，身子往旁邊一扭，身子躲得慢了，也是槍來的快了，正紮在軟肋上，耳輪中就聽「喀味！」三層甲全被穿透了，把軟肋挑了有二寸來深、四寸多長一個大口子。樊洪上了年紀了，哪架得住這一下，把他疼得「哎呀」一聲，在馬上一側稜，單手提刀，一手傷傷口，敗回本隊。

薛丁山把銀槍一招：「追！」唐軍士兵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：「殺呀，得過寒江關呀！」衝上來了。仗著樊洪的馬快，領著二子衝過吊橋，吩咐一聲：「快開弓放箭。」城上軍兵拉開寶雕弓，叭叭叭，箭如飛蝗，把唐兵射退。

樊洪進關後，吩咐把千斤關落下，免戰牌高懸，爺仨回到家，一對半都躺在床上。等給老頭子甲冑扒掉一看，這槍稍微偏了點，往裡挪一指，命就保不住了。儘管如此，傷勢仍是十分嚴重。上了止血藥，吃了止痛散，包紮好了，老頭兒臥床不起。兩房兒媳婦、老夫人都來了，一家人圍住老頭放聲痛哭。夫人何氏說：「你挺大年紀了，為什麼非要開兵見仗，要聽了我的話，早點辭官不做有多好，你們爺仨一對半全都受傷了，兒子年輕還能頂得住，你這麼大的年紀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哇。」她一說，一家人都哭了。樊洪躺在床上，口打咳聲：「唉，年老不講今古為能，心有餘力不足了，看來我這條命是保不住了。我死了也閉不了眼哪！一，這寒江關決不讓給大唐；第二，我不報仇，出不來這口氣呀。」，「你叫誰給你報仇？」，「夫人哪，現在我想起咱女兒來啦，快點派人把女兒找回寒江關，給我報仇雪恨。」他女兒是誰？就是樊梨花。樊梨花可是我國古代有名的才女呀。她當時沒在家，出了家啦，在九重天紫霞宮。為什麼樊梨花要出家呢？這裡邊有個隱情。老頭兒到了現在，想起女兒來了。夫人何氏一想也對，不管怎麼的，萬一老頭兒要不在了，爺倆也能見上一面，這才命人取過文房四寶，攙扶老頭勉強側身坐起來，刷刷點點給樊梨花寫了封信，寫完了，裝到信封裡，叫過一個可靠的家人，命他騎快馬把這封信交給小姐樊梨花，要她見信之後速返寒江關。僕人點頭，把書信帶在身上，騎快馬去請小姐。

書說簡短。一路無話，這一天家人來到山上，在廟前甩蹬下馬，啪啪叩打門環。裡邊出來個小道姑，手擺拂塵：「你找誰呀！」，「我要見我們家小姐樊梨花。」，「哦，你略等片刻。」小道姑到裡邊送信兒，不一會兒，道姑二次出來，把家人叫到裡邊。家人一看，紫霞宮氣派真大呀，前後五層大殿，東西跨院，一進這個院子，就使人肅然起敬。小道姑前邊引路，來到一間房門口：「我們聖母在這，你到裡邊回話。」，「是。」家人趕緊把身上的塵土擻了擻，撩簾櫳進到屋內。只見正中央雲床之上，坐著個年邁蒼蒼的老道姑，頭上戴月魚道冠，魚頭朝前，魚尾朝後，兩根飄帶飄擺左右肩頭，身上穿大紅八卦仙衣，腰繫水火絲絛，臉上看，臉色挺白，皺紋堆壘。家人趕忙躬身施禮：「老聖母一向可好？奴才給您磕頭。」

「起來吧。你是寒江關來的嗎？」，「正是。」，「聽說要見你們小姐樊梨花？」，「對，我們老元帥寫了親筆信，要我親自交給小姐。」

「好，徒兒，去請你師兄來。」，「是。」

時間不大，小道姑回來，後邊又跟著一個道姑。只見這個道姑穿著打扮十分樸素，但是人長得格外俊俏，又穩重，又端莊。她來到師父面前，躬身施禮：「無量天尊。弟子樊梨花參見恩師。」

「免了。梨花，你看看，你們家來人了。」

樊梨花聞聽一楞，往旁邊一看，正是府裡的家人。家人趕緊過來給樊梨花施禮：「小姐，可見著你了。」，「什麼事找我？」，「老元帥叫我給你送來封信。」，「拿來我看。」家人從懷裡把樊洪的信取出來交給了樊梨花。樊梨花急忙展開定睛觀看，信的大意是：咱們父女眨眼間幾年沒有見面，為父十分想念，你母親、哥哥、嫂子都掛念你，因為軍務甚忙，也沒抽出工夫去看你，你始終也沒回家。如今唐朝發來大兵，與爹爹開兵見仗。遺憾的是唐兵十分兇猛，我們屢戰不勝，如今爹爹身受重傷，你倆哥哥也受了重傷，寒江關危在旦夕，為父想起你來，望你見信之後，速回寒江關，父女相見，一家人可以團聚，又可保守關城。

樊小姐看完了，杏眼圓翻，就是一楞：「我且問你，我爹準備讓我什麼時候回去？」，「讓你越快越好，最好是隨奴才一齊回去。」，「你先退到外邊，容我跟師父商議。」，「暖，小姐，你可快點啊。」家人退出去了。

黎山聖母問樊梨花，「梨花呀，我看你方才氣色不對，什麼原因？替我爹擔心，還是為什麼？既然你爹有書信叫你回去，就趕緊準備東西，下山去吧。」，「師父。」樊梨花撩衣服跪倒在雲床之前，未曾說話淚珠滾滾，哭得都上不來氣了。

「師父，弟子不能回去。」，「啊，你爹受了傷，寒江關都快保不住了，你怎麼還不回去？」，「師父，弟子有難言的苦衷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寧願死在山上，也決不離開您老人家。」

書中代言：樊梨花哭什麼？為什麼跑這兒出家？爹來了信怎麼還不回去？這裡邊有一段隱情。她爹樊洪人還不錯，忠厚耿直，就是很任性，他要想辦的事就一定得辦到，誰反對也不行。他有個好朋友叫楊春，是白虎關的大帥。他和楊春還是一擔挑，他的夫人何氏是楊夫人的親姐姐，有這一層親戚關係，他和楊春的感情就更近了。在沒打仗的時候，兩家常有來往。這一年，兩位夫人都身懷六甲，樊洪、楊春又湊一塊兒了，一家人擺上酒席，吃吃喝喝，先談了些兵馬，又談了私生活。此時樊洪多貪了幾杯，就對楊春說：「兄弟，咱們哥倆小時候就認得，大了同堂學藝，以後同保狼主稱臣，你當了元帥，我也當了元帥，還都娶了何家姐妹，越發親近了。這麼些年來咱哥倆沒紅過臉。咱的晚輩能不能像咱哥倆這樣呢？很難說呀。如今兩位夫人都身懷有孕，我打算這麼辦，如果她們生的都是男孩，讓他倆衝北磕頭，八拜結交，就像咱們哥倆這樣，世世代代好下去；如果生的都是女孩，叫她們拜成乾姊妹，也好下去；如果生一男一女，就讓他們結成夫妻，來個親上加親，你看怎麼樣？」楊春大喜：「老哥哥，你說這話正合我意。」說著兩個人就把酒杯換過了。這就叫指腹為婚。這件事過後，兩位夫人先後生了孩子，楊夫人先生了一個小子，起名叫楊凡；樊夫人後生了一個姑娘，起名梨花。雙方派人道喜。既是一男一女，便定為夫妻。樊梨花小時不懂事，大了就懂得了。到了樊梨花十二歲這一年，丫鬟婆子給她講：你未來的丈夫是白虎關的少帥楊凡，過幾天楊凡要到這兒串門，你偷著看一看，將來你們是白頭偕老的夫妻。樊梨花雖然才十二歲，但她懂得很多，也明白了婚姻大事，也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歹。果然，這一天楊凡來了，倒是挺威風，前僕後備，帶著不少親兵衛隊、八彩禮物，到這兒看姨父。樊洪在前庭盛宴款待。樊洪瞅見楊凡，也是一皺眉頭。因為兩座關城離得不近，而且都身負要職，不能私離防地，所以很長時間沒看見這孩子了。再一看這楊凡，越長越難看。楊凡十二歲，就有普通人十五六歲那麼高大，長得肩寬背厚，膀大腰粗，一瞅這張臉，有一尺多長，四楞下巴，凹門臉，又長又難看，而且他還有個

毛病，說話口臭，兩個胳膊窩也散放臭味。樊洪就是一愣，心說：「哎呀，我女兒也不是自誇，長得花容月貌啊，但是說話不能反悔，我跟楊春已經換了酒杯了。再說不能光以相貌取人，還得看人家的才學，這門親事決不能動搖。」可是樊夫人自從見了楊凡之後，暗地之中沒少掉眼淚。她埋怨丈夫：「你貪了點杯，說了過頭話，算把姑娘給斷送了。就憑咱們梨花能跟他嗎？」樊洪把臉一沉：「婦道人家懂得什麼，大丈夫頂天立地，無信而不立。再說兒女的婚姻，父母有權做主，有什麼不樂意呢？這個事往後不准再講。」那天請客，丫鬟婆子都告訴樊梨花，讓她去看看。樊梨花一臉抹不開，但是架不住丫鬟婆子的慫恿，她也到了後窗戶，點破窗櫺紙往裡觀看，正好楊凡臉衝後窗。樊梨花一見楊凡，好些沒背過氣去，把臉一捂，回歸繡樓，放聲痛哭，簡直沒法活了。從那一天開始，她不吃不喝，整天哭鬧。當娘的心軟，就問樊梨花因為什麼。梨花也沒隱瞞，把心意給娘說了：「我死也不嫁給這種人。趁我現在還小，我爹爹收回成命，楊凡也不是娶不上媳婦，我也不是找不著人家，何必把這樁婚姻牢牢地拴在一塊兒呢？娘啊，你疼你女兒，就救救我吧！一提起楊凡這兩個字，我就噁心，一想到他的相貌我就毛骨悚然哪！」她娘也哭了。但是，怎麼勸這老頭兒也勸不了。不但勸不了樊洪，連他那倆兒子樊龍、樊虎也站在他爹的立場上，說婚姻大事決不能更改，不能聽梨花的，一個小女孩子挑什麼，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，管你吃管你喝就行了，模樣好壞能怎麼的？所以這件事始終沒有解決。別看樊梨花歲數不大，最後跟父親鬧決裂了，說：「爹你非要這麼辦，女兒寧願出家。」樊洪也是在氣頭上：「好！你樂意出家我成全你，你一輩子不要再登我樊家的門。」打那以後，樊梨花就到了九重天紫霞宮拜黎山聖母為師。

黎山聖母一開始認為梨花在家有點事，來了住上三日五日，等勁兒過去也就回家了，後來發現這個徒弟的心非常至誠，人也非常好，一來二去，師徒的感情越處越深厚，樊梨花也沒隱瞞，把自己的心意給師父講說了一遍。黎山聖母頗感同情，對梨花說：「出家人最為清苦，什麼叫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倫中，其實什麼也離不開。一個人光想萬事皆空，是做不到的。但是這個地方接觸的人少，比較清靜，可以修行，學能為。這樣吧，為師傅授你武藝，你看如何？」樊梨花點頭答應，因為她沒上山以前在家就練過功夫，有基礎。這陣師父主動提出來了，樊梨花求之不得。因此，從第二天便開始跟黎山聖母學習武藝。師父認真教，徒弟認真學，漂到一塊兒，樊梨花的學業大有長進，一天等於十天，一年等於十年。尤其是樊梨花感覺到精神上的痛苦，無所寄托，便完全寄托到武術上了，所以她比一般人學的要快得多。光陰似箭，樊梨花十八歲了，始終沒有回過家。

樊梨花見信也十分難過，父親受傷了，想女兒，哥哥也受傷了，按理說自己怎麼也得回去一趟。但是至今父親沒有為她解除婚約，從母親捎的話來看，父親他仍然堅持把自己的終身許配給楊凡，而且老楊家曾經幾次派人前來催親，就因為自己始終不回家，所以到現在沒有拜堂成親。

樊梨花前思後想，這才跟師父提出來：「我不回家，愛怎麼的就怎麼的。我現在是出家人，寒江關保住保不住跟我有什麼關係？我爹打勝仗打敗仗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

黎山聖母口打咳聲：「徒兒，你起來，為師同情你，但是你要不回家，與情理交代不下去，豈不被外人議論嗎？」，「師父，我爹要再提婚事怎麼辦？」，「梨花呀，事到如今，為師不能不說了。自從你跟我說出心裡話之後，我就為你的婚姻大事做了安排，但是不知你樂意還是不樂意，一直埋藏在心裡沒告訴你。」，「師父，弟子聽你的，只要我不嫁給楊凡就行。」，「呵呵呵，看你說的，就憑你長的模樣，你的出身，你的武藝，為師能往火坑裡推你嗎？我暗地之中給你選擇了一個丈夫，這個人非是旁人，就是平西王之子薛丁山。」，「薛丁山？師父，他是什麼人？」，「孩兒啦，這薛丁山我還見過。在幾年前我到雲山山水簾洞，看望我師兄王禪老祖，我在他的洞中發現一個童子，見他正在練武。後來我問我師兄這孩子是誰，他告訴我說叫薛丁山，平西王薛仁貴之子。哎呀，這孩子長得太好了，我一看他的武藝，早早晚晚了不得呀！我就跟師兄王禪提到你的事情，後來我們師兄弟暗中做主，他是男方的媒人，我是女方的媒人，準備把你的終身許配給薛丁山。因為你小，為師一直沒提，也不知道你樂意不樂意。今天師徒要分手了，我這才問問你，梨花，你可樂意？」，「師父，這.....」，「你別為難，你要從父命，就嫁給楊凡，免去很多麻煩；你要從師命，就許配給薛丁山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師父，我聽您的。」，「好，這事就定了。咱這是三媒六證。我怕你父親誤會，我寫封信。另外，我也告訴薛丁山，也別讓他起誤會，挺大的姑娘，為什麼上趕著找他呢？因為有他師父給為媒做主。你略等一會兒。」

老聖母下了雲床，提起筆來，刷刷點點，寫了兩封信，一封信給老將樊洪，另一封信給二路帥薛丁山。兩封信寫完了，交給樊梨花，千叮嚀萬囑咐：「孩兒啦，給你爹這封信，你見著面一定要先給他，打好招呼，看你爹說什麼。這一封信是給薛丁山的，在兩軍陣前見了面，親手交給他。還有這封信，是前兩天王禪老祖派人送來的，是他的親筆信，你一塊兒交給薛丁山。我覺著這麼做非常順當。你這婚姻大事就全解決了。要不這麼做，將來要苦惱一輩子。」，「多謝恩師。」，「孩兒啦，師徒一場，我就不說別的了。假若你再遇上不順心的事，什麼時候回來，為師什麼時候收留你。」，「多謝恩師。」聖母又讓人拿來包裹，牽來馬匹，贈給樊梨花寶盃、寶甲、寶馬、寶刀等十件寶物。樊梨花千恩萬謝，師徒灑淚而別。

樊梨花一回到寒江關，整個關城都震動了。老元帥樊洪一聽說女兒回來了，樂得從病床上躍坐起，拄著拐杖，一癩一顛，接到門口。母親何氏、兩個哥嫂、文武官員人等，全都接出來了。樊梨花久別家鄉，一見到親人，心裡酸酸苦辣，什麼滋味都有。她把馬一帶，用鐙高鞍跳下戰馬，跑過去給爹娘見禮，然後又見過兄嫂。樊洪一見，也掉了眼淚了。老頭兒把眼淚擦了擦，拉住樊梨花，幾年不見，女兒變樣了，長得如花似玉，出落得更好看了。當爹的能不喜歡這樣的女兒嗎？一家人把樊梨花圍住，問了她上山學藝的經過，樊小姐簡單講了講。樊洪一聽，驚喜交加：「丫頭，這麼說你的能耐可大多了。來呀，給梨花擺酒接風。」

家裡擺上了酒宴，全是自家人，團團圍坐，開懷暢飲。樊梨花也問了陣前的事。樊洪口打咳聲：「丫頭，這次唐兵來勢太凶了，不但兵多將廣，而且能戰之人不下千餘，最厲害的就是薛丁山。這個小娃娃馬快槍急，善於槍裡加鞭，可以說攻無不取，戰無不勝，我們寒江關危在旦夕。你現在回來得正好，一定要給爹爹出氣，給你兩個哥哥報仇。聽你剛才一說，你有那麼大的能為，咱這寒江關可保萬無一失。你要能把薛丁山戰敗了，殺退唐兵，狼主高興，就能加封爹爹的官職，你也算中樞英雄，也能受封啊。來來來，乾了這杯。爹我今兒個高興，感覺這傷也不怎麼疼了。」樊梨花看到爹爹高興，心裡也覺痛快。但是一想到婚姻的事，心裡就像堵了個疙瘩，話到嘴邊，無法出口，說吧，爹的情面難卻，不說吧，始終是塊心病。有幾次她的手都觸到了師父的信上，但是沒有拿出來，總覺著抹不開。正在這時，樊洪又說：「過去咱父女不睦，就因為你小，不懂事，現在你已長大，是個成人了，我相信你和當初已經不一樣了。我再告訴你個喜信，你丈夫楊凡現在了不得呀，官拜白虎關大元帥，代替了他爹，這小伙子現在出落得也不得了，胯下馬掌中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文有文才，武有武藝，跟你是天生的一對。等到把唐兵戰敗，擇良辰選吉日，讓你們兩個完婚，為父也就了卻心願了。」樊梨花一聽，一哆嗦，差點把酒杯掉在地上。心裡說：爹爹，你怎麼還提這件事？我們父女不睦難道怪我嗎？不睦的原因還不是由婚姻事引起來的？我糊塗的爹爹，你怎麼還堅持這樣辦呢！有心跟爹辯理，自己剛進門，全家正在高興，一張嘴，肯定要與父親鬧翻了。所以她一賭氣，師父給爹的這封信她也沒往外拿。這也怪樊梨花不對。如果她把信拿出來，儘管父女鬧翻了，事情還好收拾。就因為她沒拿，才把這事給耽誤了。

正在飲酒的時候，有人稟報，唐將領兵帶隊攻打寒江關。樊洪氣得把酒杯一扔：「別看我往日把免戰牌高掛，那是因為我女兒不在家，現在我們有了人啦！來人，把免戰牌摘掉，讓你家小姐開兵見仗！」，「喳！」樊梨花一看，那就開兵見仗吧！最好我見薛丁山，我師父也說了，不管誰為媒，誰做主，要我親自相一相，我瞅瞅這薛丁山何許人也，要稱了我的心意，乾脆把婚事就定了，不再打仗，獻關投降。我們狼主做這事本來就不對，為什麼提出無理要求，要挾大唐？唐朝沒辦法，才起兵反抗，這些淺顯的道理，我爹怎麼就不明白呢？

樊梨花想到這裡，把筷子一放，站起身來：「爹爹，你好好將養虎體，這守城的事就交給女兒，您放心就是了。」，「我太放心了。兩軍陣前你要多加謹慎。」，「女兒知道。娘也回屋休息吧。我現在就領兵出戰。」

